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四目錄

杜牧七

原十六衛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自撰墓銘

杜牧七

戰論并序

兵非危也㲉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强果於戰耕名城堅壘𡺸嶭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鏁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

是以出則勝虜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旣虜則精甲鋭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臚腺徹于帝居周秦單師

不能排闢於是盡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戍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閣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敺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

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廩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科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或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乎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顚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邪而去回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般然將鼓一則曰必爲

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内地無事天子寛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

非偶言而已

守論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因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束兵自守反修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始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倡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宏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歴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巳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

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顦顇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

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允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强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

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

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閒隋文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閒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閒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

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塞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横木以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出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若社稷宗廟尚毁其舊而獨井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

大人身有瘡不醫卽死木有瘡久不封卽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於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産脆薄人生於地内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洩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常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爲大宇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爲文投之而實以土

三子言性辯

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野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

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

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衍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

益卑薾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

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

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復強大也

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

以為之名黄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

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傭役諸侯至秦

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

潼關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

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

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

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撑裏混瀕迴轉顛倒橫

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

幸陜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

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

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

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怗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

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柰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户財物

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
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
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
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
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
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
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
燕趙常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
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

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城皐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其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强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

嘗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黨語曰叛去𠭯𠭯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餕屍以戰以此爲俗又豈可與决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

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之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

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帥雅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帥雅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簒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

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强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諭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貲所能也絕

不識父兄禮義之敎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别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畧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敎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

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師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天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强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

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强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强擗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筍脯麪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

天子至於庶人覩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殁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

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覈于衆上丹之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爲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臣某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闗爲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爲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

伯治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於風雅班固敘漢宣帝中興名臣言治人者亦首述黄霸龔遂次將相下令下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

謹按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孝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鄖公曾孫幼平爲岐州參軍生抱貞爲梓州刺史生政爲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爲太子舍人遷起居

郎檢校吏部員外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請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改容州經畧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内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詔加大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而誰不爲叛因拜劍南東川節度使

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爲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戛自焚小至百家大至蕩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摇懈怠不爲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敎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

月就不二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廨名爲棟宇無不創爲泒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闢開廣衢南北七里蠲潔汚壅築隄五尺長十二里隄成明年江與隄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爲目覩無不如志公之爲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産治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治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

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告病肩於
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
爲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
夾攻死無處所曰天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是聚
公錢不足以俸爲助能爲居宇貰貸付與日載酒餚如撫
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萬堵幾半重樓
如詩翬羽錮以長隄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
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

寂寥千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爲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爲治

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宏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眞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

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黄池睦三州遷司勲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歳拜中書舍人牧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由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歳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爲小行也言其終典耳今歳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

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某月某日終於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牧若干時卒長男曰曽師年十六次曰祝枆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

女曰眞皆幼以某月日葬於少陵司馬村先塋銘曰
後魏太尉禺封平安公及子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亦
克厥終安于爾宮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五目錄

杜牧八

杜牧八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策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鬭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爲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兩

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門外廡下席地而處始聞孝經論語布褐不襪捽草為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羣輩中酋酋然凡曰進士知名者多

趨之願與之爲交生嘗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於座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利與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某年月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顗易州長史父勸鎭州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材節薦生於公卿間聞生之死哭之

因誌其墓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兼善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閑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惲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龔軺去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駕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然憶錢塘見軺時徐徐

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殯於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於下
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軺善亦不知其鄉里
源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爲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
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
銘 并序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宏以德行
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
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

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諱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才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得一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强臣不奉

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鄧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毋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

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其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户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宏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齎宏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公亟持去明年宏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宏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宏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徧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

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畋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元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民疾苦皆曰城土疎惡歲輸簍竹爲苫具奸吏旁緣主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卽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塼甃城凡五年乃

就明年文宗卽位就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宏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之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贊寶王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鄙守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時殿劒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臯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

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劍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爲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志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叙公

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㸃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以比况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强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卽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爲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

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左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禎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宗閔爲宰相時辜從諫以太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遷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爲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禎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天下人爲公捼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無一事今天子

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於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惆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爲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爲據有言機利克迫必觚刓使之摧破三大邪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爲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

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爲解説海上與中州少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爲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悋官財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爲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宰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

每暇日讌語寮吏必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巳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爲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蕤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次曰秦倩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雅齒長女嫁户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户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叔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

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里銘曰

道既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汚幽以燭明暵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絶霸駮如有樞柅摽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壘孰爲忌畏潛去南海不校不辯旋復顯大百行渾圓鄰於及年以歸其全

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

周公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爲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

逃西晉亂南去黃岡靈起任梁爲桂州刺史生炅在陳爲車騎將軍炅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爲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爲趙之眞定令隋亂歸黃岡起兵取蘄安沔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總管蘄安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爲六代孫曾祖惲汝州梁縣令祖沛左拾遺皇考顒右驍衛兵曹參軍贈禮部侍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亡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眞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

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爲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大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鉤挂名人凡百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懾以目受意附兇者屢以公爲言注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訓取公爲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螭下丞相退必召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功員外郎帝曰周某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以考功掌言事謝日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政事細

大必被傾問公終身不言事故不傳武宗卽位以疾辭出爲工部侍郎華州刺史入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役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公旣得八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虔守陳今朋贓坐今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公在旁縛出洞寇劉大朴大朴徒數百人斷撥根脈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將某項領不如敎約公鞭背降爲下卒聲北入魏皆日周尚書文儒能治

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敢爾是豈可一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吏曹事積邊糧穀九十萬石今天子卽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湟事議不合旨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睨後進鐫心鏤志及爲將相近取遠挽悉置於位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撰元和朝實錄四十篇溢美其父吉甫爲相事公上言曰人君惟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錄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今不

信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功衆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垂後誰信史竟廢新本并帥王宰劇所部財貨承事貴倖自請來朝聲言我取平章事鎭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原取汴梁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汴之大者可飽宰欲乞宰還鎭自補其殘後二日還宰詔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公言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爲豈止取吏事讓議竟寢自此非道求進者鼠遁自屏及鎭東蜀一歲欲歸閑洛師微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晩大

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薨於位享年五十九訃至
廢朝三日册贈司徒命諫議大夫盧懿弔卹其家公信於
朋友公於爲官事發姊出告反面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
兄弟入門呵筈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西去送公
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息咨嗟曰周相公無私我惜其去豈
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公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寬
饒崇入校書次曰咸喜京兆參軍皆孝謹有文學女嫁起
居舍人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三日歸葬先塋
河南府河陽縣穀陽鄉立行里銘曰

姬之支封國自爲姓以周爲氏入唐不盛烈後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爲唐相臣文思天子跨古爲治提起王道以公爲倚近蹊隙竅去者烏駃誰塞誰棘勞公評指三屏大邦駿壯武事喃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幾指古爲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唐而後公死不錫壽考誰其辨之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并序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壻張復魯曰三稚女得良壻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爲誌復魯曰公

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
官校書郎時嘗夢涉滻水既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
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已告
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其月十四日年五十八甍於
位公從父弟某書公功行以公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
之公諱溫字宏育韋氏自殷周秦漢邱明馬遷班固輩爭
書其人以光其所爲書至後周逍遥公敻出世家富貴中
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鄭谷口不能爲比
逍遥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大夫希元上黨生吏

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綏常侍生公於逍遥公爲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取第爲太常寺奉禮郎秘書省校書郎選判入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養所宜耶上疏乞免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事德宗爲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早夜侍側温凊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手積二十餘年丁常侍喪自毀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鎭武昌皆虛上職書卑

辭至門公起赴武昌未至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事文
宗皇帝時宰相百吏願條帝功德譔號上獻公獨再疏曰
今蜀之東川川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幼多凍死豈
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荅尊號事改
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大和九年文宗思拔用
德行超出者以警懮天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
夫召爲翰林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疏入
具道先常侍遺誡子孫不令任密職言懇志決乃命掌書
舍人閤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常少卿一歲遷給事中

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誠以侍讀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公是宜避耶公不聽凡拜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靈武以戰馬四百匹兵器數萬事去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院樂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史晏平以財賂貴倖璋太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上比諭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公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

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郎亟請丞相願爲治人官出爲陝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回鶻窺邊劉稹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雨告苦入爲吏部侍郎典一冬選老吏無所賣復以御史大夫出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於江南公急惡寬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周一歲無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爲老成人解褐得官超出羣衆中人不敢旁發戲嫚及爲公卿在朝廷省閤中大臣見公若臨絕壑先忖度語言舉止

然後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閫內高曾兄弟鐫琢教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終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愧屋漏因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遂涕下不禁當夫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人爲之師使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從之女先公四歲終生四男長曰確前

國子監四門助教次曰璆前明經次曰瓌次未免乳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爲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支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

德則至矣位以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爲之

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方元字景業刑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貞公事憲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漢南時戰淮西未利監軍使崔談峻讒言中入爲太子賓客後淮西平李光顔移鄭滑陳

許無帥帝閑讌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誰爲者談峻進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貞公爲陳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景業少有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裴晉公奏以秘書省校書郎校集賢殿秘書聰明才敏老成人爭與之交後以協律郎爲江西觀察支使裴誼觀察判官有殺人獄法曹官斷成當死者十二人景業訊覆數日內雪十二人冤尚書以上下考奏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評事團練判官後尚書馮公宿自

兵部侍郎節鎮東川以監察裏行爲觀察判官不一歲御史府取爲眞御史分察鹽池左藏吏盜隱官錢千萬獄竟遷左補闕遇事必言不知其他丞相固言以門下侍郎出鎮西蜀奏景業以檢校禮部員外郎參節度軍謀事仍賜緋魚袋徵拜起居郎出爲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景業常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寫簿書葢爲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役民民庶少活復定户稅得與豪滑沈浮者凡七千户衰入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

涉爲衢凡裁減蠹民者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峯樓見數十里鑿齊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刊石於巖下自紀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爲而去之罷去上道老民攀哭景業季父刑部侍郎建與貞公以德行文學俱高一時時之秀俊半歸李氏門下景業復聰明少銳儉苦溫謹早與長者遊備知天下之所治實慨慷有意於經綸少在諸侯府入爲朝官出爲刺史早夜勤苦爲學不已屈指計量必伸巳志雖時之名士亦以此許之罷池廉使韋公溫館於宣城會昌五年四月某日卒於宣城客舍年四十三

七代祖遠後周柱國大將軍都督熊陜十六州陽平郡公曾王父珍玉綿州昌明令昌明生震雅州別駕贈右僕射僕射生貞公遜先夫人滎陽鄭氏贈本縣太君後夫人范陽盧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銘曰

顯莫識其端幽莫見其緒已乎景業何付與之多而奪之何遽天顏病冉孔子不知其故於景業今杳欲何語嗚呼哀哉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并序

亡友邢涣思諱羣牧大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一面涣思

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州事吏部沈公涣思於京口事王并州俱爲幕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涣思佽助并州鉅細合宜後一年牧奉沈公命北渡揚州聘丞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士京口繁要遊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言者不入涣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爲智不以爲顓并州以爲賢不以爲僭侵遊客賢不肖不能私論議以一辭公事晏懽涣思口未言足未至缺若不圓牧曰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眞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涣思復以大理評事應府命今吏

部侍郎孔温業自中書舍人以重名爲御史中丞牧以補闕爲賀客孔吏部曰中丞得以御史爲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告牧以渙思言中丞曰我不素知願聞其爲人牧具以京口所見對後旬日詔下爲監察御史會昌五年渙思由户部員外郎出爲處州時牧守黃州歲滿轉池州與京師人事離濶四五年矣聞渙思出大喜曰渙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舉矣渙思罷處州授歙州牧自池轉睦歙州相去直東西三百里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爲治曰急於束縛黠吏冗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本牧曰邢

君去縉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也復問閒日何爲曰
時飲酒高歌極歡牧曰邢君不喜酒今時飲酒且歌是以
不用縈慮而不快於守郡也復問曰日食幾何曰嗜彘肉
日再食牧凡三致專書曰木草言是肉能閉血脉弱筋骨
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澳思正握管兩手反去背仆
于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廢舟東下次于睦兩扶相見
言澁不能拜語及家事曰爲官俸錢事骨肉親友隨手皆
盡葢壯未期病病未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生至洛幸矣
妻兒不能知矣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太子校書

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兆府司錄殿中侍御史户部員外郎處州刺史歙州刺史職爲浙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再爲浙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爲户部員外郎判度支案代劉禎爲制使使鎮魏料軍食賜緋服銀章初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尚書銖撫安上黨三面征師大和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恭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淵封爲邢侯國滅因以爲氏西漢宇爲太尉子綏爲司空曾孫世宗光武時爲驃騎將軍世宗元孫禺因居河間禺當曹魏時參太祖丞相事終於太常邢有河間南陽

君實河間人太常後也後至晉魏已降皆有官祿唐麟臺郎中舉於君爲曾祖麟臺生奉天令待封奉天生緱氏丞至和君卽緱氏子兩娶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人南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懌愔温郎壽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偃師縣某鄉某里某原葬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於柩來京師請銘銘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才能温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迴一旋差以釐數能窮知賢賢者多夭不肖壽考誰爲聖魁孔不能究無可奈何

付之以命曰如命何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牧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於東都在二都羣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耶即求貢如是自以為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徑返江東牧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為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為幕吏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乂博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

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戡者寡矣是卑進士不舉嘗名飛者牧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世也大和九年爲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令諫議大夫李中敏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牧曰御史法當檢謹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爲官洛下莫若李處士戡牧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聞君名挈卑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爲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君西歸病於路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

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薋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爲孔邱以是與爾及期而生君因名曰天授君幼孤旁無羣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燃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融雪釋鄭元至于孔穎達輩凡所爲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恥不肯試歸晉陵陽羨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綵飾事業每有小功喪託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羨民有鬬諍不決不

之官人必以諳君所著文數百篇外於仁義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知實蕭寘韓乂崔壽宋邢楊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得進士第有聲名官

職君尚爲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陽節度使蕭洪移鎭鄜州諫議大夫蕭倣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卽欲謁君以請君曰人間譁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況爲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娶宏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審之次曰鼎郎始五歲以某年月權葬於常州義興縣某鄉里某於君爲晚交得君最厚因爲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宮宅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爲道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値命不在我不肖亦貴豈可指此

與彼爲市嗚呼定臣曰德孔修曰學必聖飭我兢兢一不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誌銘

君諱顗字勝之曾祖涼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希望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佑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從郁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止賈誼傳不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茸闕下獻

書與裴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名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澀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顗中間寥落一千年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賈相國餗爲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獲有傑强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敵數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匭使判官李丞相德裕出爲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爲巡官後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大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館君曰訓注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

二凶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州龍興寺丞相奇章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顧副知已開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喪明李為淮南節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御史支使兄牧自馮翊迎醫石至曰是狀腦脂下融名曰内障如蠟塞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無不愈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効自馮翊別迎醫醫曰嗟乎障有赤脈如木根横去牢不可斷是法名曰日腳内障生日腳者法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

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大中五
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曰麟師年十歲女曰署兒始五
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萬年縣洪源鄉少陵西南
二里牧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爲六十人不夭矣與君
别止三千六百日爾况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忍不抑
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爲寄爲夢以死爲歸爲覺不知生偶然乎
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爲大空與不生同其有裁受乎嗚
呼勝之今既歸而覺矣其自知矣何爲而然乎嗚呼哀哉

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銓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空之曾孫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贈給事中之子公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州馮翊縣丞衛尉寺主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司馬年六十某年月日終於漢上別業岐公外殿內輔凡四十年貴富繁大兒孫二十餘人晨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爲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條治裁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自罷江夏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兩餘

三年而室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墾
荒不假人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恥入仕不緣妻
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恥我勞力等衣食爾顧我何如
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去終不復仕以某月日歸葬於長
安城南少陵原司馬村先塋某爲從父弟泣涕而書銘曰
公侯之家所業唯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多恥以農
力勞等衣食爾勞力者賢歸全故邱慶期孫子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君諱希顏字某裴氏於百氏中獨標其族曰眷三分之爲

東西中君東眷裴在國朝名位最大曰冕艱難中定冊立肅宗於靈武而相之繼相代宗僅十五年國史有傳冕於君爲堂伯祖父皇考某終朗州刺史娶宣州寧國公榮陽鄭某女生四男君爲首生朗州爲盩厔河西令道朗二州刺史公廉剛簡强於愛人凡關百姓一毫事與京兆尹節度使爭論大聲於庭府間前如無人然未嘗以伏責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諭不變者出之爲良人終不忍牽鬻於市將終鄭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廄騾爲盩厔時役之今踰十年聽其老死慎不可賣言訖而絕君生寖染仁父

之化溫良柔友窮居鄠縣饑寒餘二十年未嘗出一言以愠不足司農卿裴及爲邕府經畧使辟君爲從事得南方疾歸大中二年某月日卒於其家享年若干不娶無子牧娶裴氏實君之私其弟覺泣來請銘銘曰

淑其性生無位死無子孰識其端